

## 兔子尾巴一样短

肖复兴

一年多前,刘钊先生通过孙犁先生的外孙女找到我,希望编我的一本散文集,尽管最终未能如愿,但他对我的青睐和鼓励,让我感动。尤其是我和他素不相识,但他一直希望能够为我编一本书出版,在这日渐冷漠的世界,更让我感到一抹难得的信任与温暖,便一直期待能够与他合作的机会。一年多以后,我编了一本散文集,取名为《复兴短笺》。说短笺,是因为所选的120篇文章,都很短。这是我一直想编的一本散文集。篇幅缩小些,文字精练些,颜色去淡些,留白多一些。

反思自己的写作,觉得文章写得还是长了。时代发展,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,是生活节奏的加快,自然携带阅读的节奏一并加快。电子化的飞速进程中,农业时代诞生的文学传统叙述模式与纸质载体,必然受到冲击。起码,贵族化的长篇累牍,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战争与和平》这样大部头的书,需要减肥。对于如今被资讯焦虑与生活快节奏所裹挟的读者,必然会逼迫新的文学创作策略和原则兴起。

我曾经多次引用布罗茨基所强调的创作原则,即“浓缩的原则,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倘若你开始用类似浓缩的方式写作,全都一样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写的都很短。”布罗茨基一言以蔽之:“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(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)都极为短暂。”这一写作原则,我赞同并努力学习。

以前,曾经一度出现过“大散文”,至今依然广有市场。从古至今的掉书袋,引用和想象的比翼齐飞,洋洋洒洒的复写和铺陈,什么事情都是小猫吃

鱼有头有尾的毫无节制……都是违背这一原则的。文学以长为尊的创作倾向,会自觉不自觉地逐步向浓缩进行调整。

编选这本《复兴短笺》,算作一次试验。一共十三组共120篇短笺,就是希望每一篇文章尽可能短。所有的写法,都是断简式,如摄影师扫街时的抓拍,是瞬间一闪的镜头,希望做到如布罗茨基所说的“这是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”。布罗茨基说这是写作的一种“自然法则”。



●老树画画  
继续  
老树

亲朋送往迎来,  
渐渐都已散去。  
终于独自呆会儿,  
明天还得继续。

## 星期文库

诗境漫谈之四

## 声声布谷入吟笺

师卫华

明史元中《农舍》诗云:“布谷声声叫脱裤,一犁春雨绿杨村。年来底事催租吏,未到秋成夜打门。”首联写春夏景致;尾联发为未待秋成,官吏就已催收租税之疑问。此诗并非名作,但首句值得做些介绍,并引出此文话题。

“裤”字指满裆裤,至于“布谷声声”和“脱裤”之间有何关联,则要从“禽言诗”说起。

钱锺书《宋诗选注》论及“禽言诗”说:“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……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。同样的鸟叫,各地方的人因自然环境和生活情况的不同而听成各种不同的说话,有的是‘击谷’,有的是‘布谷’,有的是‘脱却破裤’,有的是‘一百八个’,有的是‘催工做活’等等……”后世诗人只把禽鸟的叫声作为题材。模仿着叫声给鸟儿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,再从这个名字上引申生发,来抒写情感,就是“禽言”诗。”上述内容大致分为两端。其一,给出“禽言诗”之定义;其二,列举布谷鸟叫声被听成人类说话的多种情况,诸如“击谷”“布谷”“脱却破裤”“一百八个”“催工做活”等等。

以“禽言”为题的诗歌作品,应属宋梅尧臣《禽言四首》为最早,其中第一首《子规》云:“不如归去,春山云暮。万木兮参云,蜀天兮何处。人言有翼可归飞,安用空啼向高树。”首句“不如归去”即模仿子规鸟叫声。此后有不少效仿之作,如苏轼有《五禽言五首》、清初张萱有《十禽言》,等等。苏轼《五禽言五首》之二所咏便是布谷鸟,诗云:“昨夜南山雨,西溪不可渡。溪边布谷儿,劝我脱破裤。不辞脱裤溪水寒,水中照见催租瘢。”苏轼自注说:“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裤。”可见诗中“劝我脱破裤”“不辞脱裤溪水寒”均与布谷鸟叫声有关。

布谷鸟叫声,除了钱锺书提及者,还可被听成“著新脱故”“阔耕阔布”“看蚕看火”“郭公郭婆”等等,可谓花样迭出。

回头再看史元中《农舍》,此作虽非“禽言诗”,但“布谷声声叫脱裤”也是在布谷鸟叫声上“引申生发”而来,只不过又多了一层转折。原本应当用“脱裤”,就如苏轼“不辞脱裤溪水寒”一样,史元中却用其同义词“脱裤”来替代。“脱裤”本是拟音的,诗人觉得不妨把它看作表意词,完全可以同义替换,从而大大方方说成了“脱裤”。这种构思可谓无理而有趣,不由想到李贺《天上谣》“银浦流云学水声”一句。云可比流水,是因二者均可流动;既然云如流水,进而也就可有流水之声响。从“无理而有趣”这个角度来说,“学水声”和“叫脱裤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## 冬天的树

笃行

我喜欢看冬天的树,无花、无叶,连细枝丫也不曾有,实实在在的树干。看冬天的树,就像拨开一切表象看到了一个人的风骨。

看得清树干的扭曲,如此扭曲却依然不曾迷茫而持续努力向上生长,内心得有多强大。看得清树干上的炸裂,经历过多大的束缚才被迫切炸裂,炸裂后继续蓬勃勃勃源于意志的坚定。看得清树干上的疤痕,比碗口要大得多,历经了那么大的劫难,还能郁郁葱葱,委实不易。

看得清树干,才知晓树的坚守。

花、叶、枝,就像树的行头,行头一上身,我们只看得见树的挺拔、高耸、茂盛,却遮盖了树所承受过的大灾大难与一颗坚韧不屈的心。

看冬天里的树,就像走近了了不起的人。我们不止听得见对他的赞誉、看得见他身上的光环,更能触摸到他下过的苦、受过的伤、心头的痛。

在冬天去看树吧,就像去拜访历经劫难却依然不倒的人。

## 春风起处万物生

贺源

一场细雨过后,天地像是被轻轻洗过一遍,走在晨光里,不必刻意寻找,便能感受到四处漫溢的生机。整个世界,都在一场暖风里,慢慢苏醒。

最先醒来的,是枝头的新芽。前几日还光秃秃的枝干,不知何时缀满了浅绿,嫩得让人舍不得触碰。那一点绿,不浓不艳,却带着破土而出的倔强,藏在枝丫间,悄悄告诉世人,冬天真的走了。

细雨总是来得轻柔,不声不响,落在肩头,凉丝丝的,却不冷。雨丝掠过近水,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波纹,远山在雾气里若隐若现,像一幅不肯画满的画。

待到雨停,天色放晴,鸟鸣便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清脆、细碎,落在青草间,落在屋檐上,落在行人的心上。地上的青草经过雨水滋润,越发鲜亮,一丛丛、一片片,铺展成柔软的底色。不知名的小花次第开放,不张扬,不喧

我将这部书稿发给刘钊,看看能不能入他的法眼。没有想到获得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,合作终成,所谓好饭不怕晚。

只是书名《复兴短笺》,他认为太文,容易与一些读者产生距离。几经颠簸,最后定下《兔子尾巴一样短》。书里的文章确实都是像兔子尾巴一样的短,长则千余字,短则几百字。他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,说得很好:“风吹哪页读哪页,兔子尾巴,短得刚好”。

收在书中的所有文章,我都又一作了一修改,主要是做减法,再做减法;短些,再短些,尽量删减篇幅和文字。既能够不辜负刘钊的期待,也希望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,在此与我擦肩而过时,能够有片刻的会心与会意。“浮生又一日,开卷就窗光”,能有一点儿如放翁诗一样的感觉,便好。